

艾爾絲一生的遭遇

亞歷山大·基蘭德著 黃乃勇譯



艾爾絲一生的遭遇

亞歷山大・基蘭德著 黃乃勇譯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艾爾絲一生的遭遇

亞歷山大·基蘭德著·黃乃勇譯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香港德輔道中二七十一號

The Shanghai Book Co.

271, Des Voeux Rd. C., H. K.

大眾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英皇道九四七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初版 文/720 P.114 32K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斯彼克布太太的公寓被稱爲「諾亞的方舟」①。她自己住着樓下朝陽一面暖和而且舒適的房間。法爾比小姐和她弟弟租住在樓上。在頂樓上——這所公寓共有兩層——屋頂底下、樓梯底下和煙囪背後，麇集着一夥不務正業的傢伙，他們有個共同的稱號，叫做「黑幫」。

斯彼克布太太不但人聰明，而且如大家所說，還是一位「知識婦女」，是個醫生，或者像真正醫生稱呼她的那樣，是一個巫醫。

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斯彼克布太太：她有自己一套拿手而可靠的臨牀經驗，她的醫道不光給她弄來金錢，而且還使她在學術上贏得了成就。

當然，找斯彼克布太太看病的這部分市民，並非屬於名門望族，但正因爲這樣，他們才無疑地佔絕大多數。有時候，她這兒一下子就來了五六個患者。這些身居茅屋草舍的市民到公寓裏來的人數可沒有準兒，尤其是傍晚散工以後，她就應接不暇地忙着診治病人和

① 據「舊約·創世記」，上帝因世人行惡，降洪水滅世，命義人諾亞造方舟，全家避入，因而得救。此處「方舟」，乃大房子之意。

接待各式各樣的患者。

倘若病人中有誰早先找真正醫生——附近的邊特遜大夫——看過病，這時斯彼克布太那雙深褐色小眼睛就發出炯炯光芒，她便抖動着用梳子由頭頂分開垂到兩邊耳上的六綹灰白鬚髮，說道：

「既然您找過那麼有學問的人了，我這個老掉了牙的女人恐怕對您就更不頂事了吧。」在這種場合就得安慰她好半天，直到她可憐病人時為止，不過她一旦答應給治，那她就會格外關照這些真正醫生曾經在他們面前「甘拜下風」的患者。

就這樣，在市民當中，甚至就連在那些最受尊敬的人當中，流傳開來種種關於斯彼克布太太玄妙醫術的傳說。不過，誰要是當着邊特遜醫生的面提到她的名字，這位年高望重的先生就會霍地站起身來，臉漲得通紅，跟熟螃蟹似的，滿口詛咒和謾罵，抓起自己的帽子揚長而去。

原來是這麼回事，邊特遜醫生對待普通人，他向來就連解釋一下都不肯——在這點上他簡直深深瞧不起大老粗。他只是說：「這樣做和那樣做，這是給你開的藥。」

如果藥不能立見功效——就是最好的藥，也是必不可免的，——那麼人們就開始感到懊喪，因為藥房裏藥水這樣昂貴，而這位嚴厲的大夫進得屋來，屁股不沾板凳就發號施

令，然後趕忙便離去了。

在這種場合就顯出斯彼克布太太來了。

她將身坐定，詳細給病人解釋病因，或者是由於什麼「神」，譬如土神、水神、偶爾還有鬼魂，或者是由於「血脈不周」，或者是由於其他類似的緣由。

像這樣的解釋，自然是不難理解的，而斯彼克布太太一給藥，立刻便會看出：你並沒有受騙。這是些經過炮製的東西，散發着一股強烈的氣味。

要是這些藥偶爾也不見效，那末事情很明顯，就是斯彼克布太太也無能操生死之大權，她只不過盡她所能罷了，但是無論如何這總比像不計其數的人那樣，由於大夫的醫術可疑而被送到那個世界上去好得多。再說，斯彼克布太太這兒費用上也要便宜得多。

斯彼克布太太手下有個幫忙的年輕姑娘，綽號叫「跳蚤」。太太是在治好她的嚴重眼疾以後把她收留在自己身邊的。

「跳蚤」沒有父母，她叫艾爾絲。

不能認為她在什麼時候曾經有過姓氏。事情是這樣：她原是城裏一位最受尊敬的老爺的女兒，而這位老爺的大名是萬萬不可上出生簿的。

當她作女僕的母親死後，「跳蚤」便被送進孤兒院撫養。她的綽號就是在那兒得來

的。在聖誕節分禮物時，她分到一件咖啡色大衣。這件大衣就成爲她的綽號的由來。大衣又大又長，以致小姑娘穿上就跟個跳蚤似的在裏邊蹦蹦跳跳，於是俏皮鬼就給她想出來這麼個稱呼。

這件大衣的料子是這樣結實，當她還沒長大時，她一直沒有離開過它；起初是一件大衣，然後變作一件短外套，然後又變作一件坎肩，最後，又變作一頂有玫瑰花飾帶的風帽。

當她開始害眼疾時，她還帶着這頂有玫瑰花飾的風帽。邊特遜作爲孤兒院醫生，跟她周旋了大約半年，此後她便像隻野獸崽一樣躺在黑暗角落裏，一把她的頭轉向陽光，就大喊大叫起來。

這時候法爾比小姐悄悄地帶她到斯彼克布太太那兒去治療，儘管很難說真的起了作用，但孩子却恢復健康了。

邊特遜大夫得意起來，以爲他終於治服了這個棘手的炎症！

可是斯彼克布太太再也沒法保持沉默了，這樣就爆發了一場大爭吵。法爾比小姐不得不離開孤兒院，其實，在這兒人們早就恨透了她。邊特遜大夫大動肝火，甚至就連小小的艾爾絲也由於自己一對新生的、明亮的眼睛而遭了殃。

於是斯彼克布太太便把女孩收留在自己家裏。這一部分是由於她這個人家道富裕和心地善良，一部分也是由於艾爾絲的一對明亮的眼睛可以作為她的眼科專家的證書；還有，就是她可以借小姑娘的幫助向邊特遜大夫挑戰。

只要他一經過「方舟」——而這兒是他一天必須經過好幾次的，——斯彼克布太太便拉着小姑娘，把她放在窗臺上，拍着她的後腦勺要她向大夫點頭。當她用這個辦法成功地使得他朝她轉過來抽搐的、惡狠狠的鬼臉時，斯彼克布太太便得意洋洋地抖動着自己的六絡鬚髮，把一塊糖放在「跳蚤」嘴裏……

艾爾絲長大了，漸漸出落成一個容貌出衆、體態勻稱的姑娘——她有着淡黃色的頭髮和畧顯蒼白但無損健康的面孔。

她性格快活而輕浮，她有某一種特殊的本領，永遠保持清潔和整齊，自己周圍也有條有理、乾乾淨淨。但是只要斯彼克布太太一想叫她擦抹擦抹、收拾收拾、縫補縫補，一句話，一想叫她「行點好事」，那對於「跳蚤」來說可就比登天還難：她就開始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疼」，太太不論是好言相勸，還是惡語傷人，都一點兒用處也沒有。

斯彼克布太太呢，前面已經說過，總還算是一個「知識婦女」。她對這種病了解得很透徹，它一到收拾房間的日子就來，而往往到了星期天早晨，彷彿魔棒一揮，立刻就消逝

得無影無蹤。可是她眼見在這種場合疾病不治而癒，也只好抖動着自己的鬚髮，對「這個該死的貴族血統」嘟囔幾句罷了。

然而病人都很喜歡「跳蚤」，雖然，說實在的，她並不配稱爲可靠的和忘我的助理護士。但是只要她一從房間穿過，或者往門裏探探頭，痛苦和寂寞都彷彿一掃而光；斯彼克布太太很懂得，她應該使「跳蚤」的爽朗的笑聲在自己醫療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因爲她的笑聲是在「諾亞的方舟」裏的任何人，任何時候發出的笑聲都沒法比擬的。這笑聲順着樓梯向上飛，朝着地窖往下鑽，它透過鎖孔，滲入心扉，使一些人心靈上感到溫暖，使另一些人也不禁地發出笑聲。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惜貢獻出一切，只要能聽到「跳蚤」的笑聲。

她無代價地看到什麼都發笑，或者是無緣無故地發笑。她有着通紅的嘴唇和健康的、結實的牙齒；但是最閃閃發光的，還是她那雙叫斯彼克布太太引以爲榮的眼睛；正是在它們面前那位有學識的大夫「甘拜下風」的呢……

斯彼克布太太的「方舟」建造得可不像諾亞的「方舟」那麼仔細。認真說，這並不是房子，而是一片實實在在的瓦礫，它之所以還能立着，是因爲有別的更新和更結實些的房子貼近它。但既然是一「方舟」，也就像所有的老人不能安於仰仗青年人幫助那樣，反對這

種合作，越來越朝一旁躲閃開去，這樣，它東邊一部分終於伸向港灣和碼頭，岌岌可危地懸掛在陡峭的斜坡上。

這所房子正在拐角上，朝街道的那面粉刷成白色，而房後是紅色的。似乎形形色色的歪扭、曲線、傾斜的門口、附屬建築和贅生物，全集中地體現在這所「方舟」上，它不忝醜陋地聳立着，如同諾亞的一方舟一樣，成為當代建築藝術中的不解之謎。

但是，看來它的生命力還是很強的，不然黑幫早就全都滾到地窖裏去了——要知道，這羣傢伙有時候還在上面胡亂折騰咧。這給法爾比家帶來很多煩惱，特別是夜間，黑幫在頂樓上更是大吵特鬧。白天不論是弟弟或姐姐，多半都不在家——她在城裏體面的地區有一所女子學校，他也總是上一方舟以外的什麼地方去。

他們出身於一個古老的官宦家庭，不過他們的父親出了什麼問題。據說，他在盜用公款之後，不是上吊，就是用手槍自殺了，但這一切是在二十年以前發生的，況且又是在另外一個省分，沒有誰了解底細。

只是可以肯定說，年輕的法爾比姐弟在這座城市裏有一半陌生人，他們活得既孤單又儉樸。別瞧小姐本人是那樣過分地獨立無羈和落落寡合因而不大招人喜歡，可是她在女子學校却博得了一致的稱讚。

法爾比小姐看上去有三十五歲光景。弟弟比她小兩三歲。她生有淡黃色的頭髮，鼻子挺大，有些疙疸，眼睛總是現出沉思的神色。但是有時她微笑起來却又那麼和藹可親，初次看到她微笑的人，甚至會大吃一驚。

克利斯吉安·法爾比長得像姐姐，不過遺傳性的大鼻子在他這兒更大些，這反而使他顯得很好看。

在他三十歲上，因為飲酒過量，在大鼻子周圍泛起一片紅雲。

要是生活在大都市裏，他顯然是會成為咖啡館的極其合適的常客的。但是在這座小城裏邊，因為不能光顧飯店，人們便別尋他路，迂迴着走向目標，學會飲酒了。

不消說，法爾比酗酒的事是全城皆知的，只是他姐姐滿以為成功地掩蓋了這一點罷了。這件事叫她永遠發愁，成了她從早到晚，甚至通宵達旦的一項日常工作。她終於把規勸他的念頭放棄了，她聽膩了他那套動聽的諾言和兌不了現的打算；現在她只好退一步想，別讓他墮落到底——嗯，還有，就是把這一切都掩蓋起來。

他們了解自己的父親的命運。但是那種家族自豪感在她身上變成了毅力，而在弟弟身上恰恰相反，却變成了空虛的不滿現狀和冷酷無情。

他這個人天資並不壞，挺有才幹。在他神智清醒時，他教授過外國語。但是以後他又

開始耽溺於狂飲，常常整星期不知下落，然後狼狽不堪地回到「方舟」裏來。

姐姐的收入足夠他倆用。她塞錢給他，他睡熟的時候，她對他微笑；他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裏來的時候，她給他準備下她所能想得出的各種好菜。他貪饞地吃光喝盡，從來也不說一句感謝的話。

這是法爾比小姐唯一的弱點，她在孤單單一個人的時候才肯承認。至於在別的方面，她爲人耿直，勇敢，有主見，工作起來永遠不知疲倦。

在「方舟」裏人們怕她，比怕斯彼克布太太本人還厲害。連黑幫裏邊那些無法無天的傢伙，經過法爾比小姐樓梯平臺時也要跼着脚尖走路。

順便提一下，這個上去以後吱吱作響的樓梯是緩慢地升高起來的，中間有很多平臺，只是在快到盡頭處才開始陡直地上升，就跟繩梯一樣。一「跳蚤」最開心的一樁消遣，就是順着樓梯欄杆從上往下滑，輕輕地從一個平臺跳到另一個平臺。自然囉，這要在法爾比小姐到學校去的時候。

不過，法爾比小姐對待「跳蚤」一向是很親切的，雖然依舊有點兒嚴厲。晚上，斯彼克布太太忙於醫務時，艾爾絲就去法爾比那裏翻看畫冊，而法爾比小姐就在這時候給她的女學生們批改作文。要是克利斯吉安來了，姐姐就用迅速的眼光瞧瞧他，根據這一瞧，或

者打發艾爾絲下樓，或者讓她留下來。

有時候克利斯吉安坐下來跟艾爾絲一塊兒玩，下下象棋，玩到興頭上便哈哈大笑起來，法爾比小姐此刻便把眼睛從學生的作業本上擡起來，臉上露出親切的微笑。

但是對於「跳蚤」說來，到頂樓上去找黑幫總還是更有趣一些。所有的奇奇怪怪的角色和陰暗處所，都籠罩着一種獨特的、神祕的暗影。這還不算，甚麼時候也不敢肯定說，都有誰住在這兒，因為房客老是沒完沒了地變換。有時只有兩三個人落腳兒，有時各個角落都擠得滿滿的。他們大部分是男人，有的睡覺，有的玩紙牌，有的喝酒，有的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語。

頂樓上的主要角色是普波蓮涅。她是一個高大而健壯的婆娘，黑頭髮、小眼睛、下嘴唇特別厚。

她從斯彼克布太太手上把頂樓上的房間包租了下來。這樣房東也倒省心，但是另外，這兩位太太的關係却不大妙。吵吵鬧鬧，還幹些別的不成體統的勾當，擾亂了整個寓所；此外，由於招住了黑幫，「方舟」在全城弄得聲名狼藉。

然而無論怎樣，要把普波蓮涅攆走是辦不到的。斯彼克布太太也曾攆過她好幾回，而且有一兩回普波蓮涅還當真搬了家。但是很快她們就言歸於好了，她照樣搬回「方舟」來。

住。按照希爾米斯脫爾老頭兒的說法，就是「ganz wie den Due mit den Oelblatt」①。希爾米斯脫爾老頭兒是一個淪爲酒鬼的德國音樂家。他在多年以前跟隨樂隊旅行演出時，流落到這個地方。起初他的事情並不錯。他不但是一位非常體面的小提琴家，而且對於所有的樂器也滿可以得心應手。

因此開始他在一些闊人家裏教課。不過隨着歲月的消逝，他漸漸有些不够時髦了——他開始無節制地飲酒，到後來，還把他過去的女僕列娜弄來一起住。他通常管她叫作「meine Puppe」②，人們也便奉送了她一個親熱的稱呼「普波蓮涅」。

現在老音樂家竟然墮落到這份上，依靠抄寫樂譜和仰仗普波蓮涅的恩典過活。他那架破舊的鋼琴擺在頂樓斜天花板底下，如今變成他抄樂譜、吃飯和喝酒的桌子，而那小提琴連同它的套子在牆根上扔着，落滿了灰塵。

艾爾絲單個跟希爾米斯脫爾老頭兒在一起的時候，便央求他演奏些什麼，可是也不能

① 德語和挪威語的混合語：「完全像隻口銜橄欖樹葉的鴿子。」按此處仍借用了「諾亞的方舟」的聖經故事，當洪水退落時，帶領全家在方舟中避難的諾亞放出鴿子，鴿子口銜新鮮橄欖枝飛回，諾亞始知地上洪水退落，平安已經到來。

② 德語：「我的洋娃娃。」

經常如願：老音樂家竟然到了這般地步，聽音樂對他說來已經是沉重的負擔了。開始演奏之前，他必須喝上兩口。然而他一旦酒入愁腸，彈奏起來，便使得那架破舊的鋼琴發出歎息和鳴咽的悲聲，這時候，「跳蚤」屏着呼吸坐在牀邊，也感傷得落下眼淚。

只要他有酒喝，就能接連着彈下去，他一會兒哼一支歌子，一會兒對她解釋他彈的是什麼曲子。就這樣，他逐漸地爲她描繪出自己當年充滿希望、音樂和歡樂的青春時代。

他談起「mit den Göttinger Studenten」①的惡作劇，談起偉大的斯波爾②怎樣有一次把手放在他腦袋上說：「Er wird es weit bringen！」③

希爾米斯脫爾老頭兒還丟開自己的光亮的假髮，讓她瞧瞧那個一度曾被大師撫摸過的頭頂。

「Ja, ja—er hat es auch weit gebracht—der alte Schweinigel！」④然後他自言

① 德語：「跟猶太大學生們」。

② 路德維希·斯波爾（Ludwig Spohr, 1784—1859年），德國作曲家、小提琴家和教育家，歌劇和器樂中早期浪漫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十九世紀前半期提琴演奏中德國派的創始人。

③ 德語：「他會走得很遠的！」

④ 德語：「是啊，是啊——他當真走得很遠了呢——這個老畜牲！」

自語地叨唸着，掃視一下他那小房間，對着瓶子呷口酒，便又接着彈奏起來。

「跳蚤」聽到和看到了絢爛多采的新奇事物。在她面前展示開來一幅美妙情景：盛妝的女士和先生們，燈紅酒綠，音樂，玫瑰花，轎式馬車和毛色發亮的馬匹，穿白緞子長裙的新娘——然後又是玫瑰花，她甚至聞到了花的香味。

那是一個夏天的傍晚，天窗敞着，西沉的夕陽把它那般紅色的光輝傾灑在瘦小的音樂家身上。他正給艾爾絲演奏，他旁邊放着一瓶酒。

他的眼睛由於喝酒和激動而濕潤了。他輕柔地、按照守舊派方式拘謹地演奏着莫札特奏鳴曲裏的慢板。這是老頭兒對於「跳蚤」的特別優待，一般地說，無論如何也不能強迫他演奏古典作曲家的作品。

他早就意識到，艾爾絲懂得他的演奏。他看見自己能用音樂影響她，使她忽而熱淚盈眶，忽而目瞪口呆，彷彿在她眼前產生了幻象，——這時節老骷髏便一邊歎息、一邊說道：「Sie wird es auch weit bringen」①。

頂樓門外傳來一陣奇怪的喧鬧聲，有人抓住了門把手。

①德語：「她也會走得很遠的。」

「Tra-tra-tra! Der Trommel ist da!」①希爾米斯脫爾大聲說着，轉換成了愉快的進行曲。

門開了，屋裏湧現出一個鼓，這個鼓掛在一個身穿藍色長襟禮服的細高的年青漢子的肚子上。在他背後跟着一個腋下挾着長笛的矮胖子。

只要一瞧胖子的下嘴唇，立刻就會明白：這是普波蓮涅的弟弟。不過他的嘴唇——或許是由於長笛的罪過，或許是由於熱情所致——却厚了許多，而且下垂得更厲害。

這傢伙早先曾經在市立感化院當過管事，但是後來被開除了。如今照他的說法，是寄食在他姐姐門下。黑幫都叫他留木柯諾木②；可以看得出來，他終日無所事事，光是喝酒、吹長笛和完成他姐姐交給他的差使。

順便提一下，這些通常要在黃昏時去完成的差使，是帶有十足神秘性質的。留木柯諾木外出時，他的長大衣總是奇怪地鼓膨膨的，鈕釦全扣得很嚴實，而當他再回家來時，就又變得分外齊整了。這時他姐姐活像隻鸚鵡雞似的，別人都還沒來得及接近他，就衝着他奔去。全黑幫都認為，完成這種差使之後，他準弄回錢來了。

①德語：「噠，噠，噠！」——鼓來啦！」

②根據高脚杯一詞轉化來的。